**漢語中「死了」類動詞的型態與現象**

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林建勳 助理教授

**摘要**

漢語的諸多動詞中，有一類動詞可接賓語也可不接賓語。當接賓語時，其作用產生在賓語之上。當不接賓語時，其作用則產生在主語之上。這類動詞對於漢語學習者而言始終是個困擾。例如例句A1：老王死了老婆。例句A2：老王死了。在A1句中，死的是老王的老婆。但在A2句中死的卻是老王自身。又如例句F1：台灣隊大敗巴西隊。例句F2：台灣隊大敗。例句F1中敗的是巴西隊，但例句F2中失敗的恰是台灣隊自身。我們且稱具有這類現象的動词為「死了」類動詞。其他一般動詞的表現則不是如此，例如：「小明吃了蘋果。」和「小明吃了。」這兩句話，雖然第二句可能是因語境省略了賓語，但其基本意義是不變的。但「死了」類動詞的表現很不一般，這類動詞的型態和成因有其獨特的條件，本論文旨在論述這類動詞的特性、現象和成因等，期盼因此在華語教學的前線能産生更好的教學策略，以利學習者的學習。

關鍵詞：漢語、動詞、死了、大敗、賓語

**漢語中「死了」類動詞的型態與現象**

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林建勳 助理教授

1. **緒論**

之所以用「『死了』類動詞」來稱一類的動詞，這是一個權宜的稱呼方式，因為一直到現在為止，具有這種現象的動詞尚無一種特定的稱呼方式。例如以下兩例句：

A1：老王死了老婆。

A2：老王死了。

在A1句中，死的是老王的老婆。但在A2句中死的卻是老王自身。漢語的這種現象，對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而言，無疑是一種障礙。

為什麼會搞混呢？我們再看以下例句：

B1：老王吃了蘋果。

B2：老王吃了。

在B1句中吃東西的是老王，但在B2句中吃東西的還是老王。A句和B句表現得很不一樣，為什麼呢？在漢語的教授過程中，一定要有意識的掌握這個問題，才能將A句與B句的不同說明清楚。

**二、動詞的價數是主要因素**

A1是老王的老婆死了，後一句則是老王死了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這個現象最大的關鍵是「死了」這個動詞，因為它是個一價動詞，所以當他回復到原來不接賓語的時候，即是一種表述主語的謂語的主要動詞。但是漢語可以將原來的主語後移，放到了賓語的位置，成了「非受賓語」的形態，這才是引起誤解的最大因素。我們舉一個二價動詞來對比：

C1：王壞殺了父親。

C2：王壞殺了。

C1這句話中，「殺了」是個二價詞，這時「父親」被殺，是個不折不扣的的受事賓語，因此一但句子被簡化成C2，也只會是句不完整，不容易有誤解。但是C2如果進入一種情境，例如有人問「殺了王壞没？」，這時使用C2句來回答，其解讀方式會和A2句一樣。是指王壞被殺。那是一種語境使然。另外我們再舉一個例子：

D1：王刀殺死父親。

D2：王刀殺死。

對於「殺死」這個詞，在任何語境下，王刀永遠會是一個施事者，一定不會變成一個受事者，所以我們只能說D2是語意或語句不完整，這時就不可能產生誤解了。

**三、漢語中的非受賓語問題**

漢語的賓語之所以會被稱為「賓語」，而非如印歐語系的語法稱之為「受詞」，主要的是處於漢語的賓語位置的並非都是「受詞」。那是因為漢語中有大量「非受賓語」的存在。

就句法的形式而言，凡在放在主要述語之後的體詞，都可以看成是賓語。所以A句「老王死了老婆。」和B句「老王吃了蘋果。」都是帶賓語的，前句「老婆」是賓語，後句「蘋果」也是賓語。但是此賓語不同於彼賓語，這兩個賓語其實很不一樣，因為A句的是「非受事賓語」，而B句則是「受事賓語」。而真正意義上的「受詞」只有B句適用，而A句則不適用。這就是漢語使用了「賓語」來指稱主要述語後面的體詞，而不使用「受詞」這個名字的主要原因。

也因為如此，A句上的動詞，就是我們所謂的「非受賓語」，這個非受賓語的原來位置本就不是在賓語的位置，它是位移而來的，因為它的本質是一價動詞，本來是放在主語的後面，做為描述主語的主要述語，所以「老王死了老婆。」這句話的原型用法應是「老王的老婆死了。」，在這個原型中，我們很清楚的看到「死了」乖乖的放在其所表述的主語「老婆」的後方，而「老王」實際上只是主語的定語而己，也就是說，有關「死了」這個一價動詞的主要論元是「老婆」，而「老王」只不過是非必要論元。但是當我們說成「老王死了老婆」時，「老王」倒成了主語，而原來的主語成了賓語。就是這樣的乾坤大挪移，讓人產生了誤解，事實上迠樣的移動，主要論元並没有改變。但是A1與A2在外貌上畢竟有很大的不同，因為在A2句中「老王死了。」，「老王」是個不折不扣的主語，而A1句中的「老王」，雖也是主語，其實只是一個由「定語」褪變而來的主語，不是本句描述的主要對象，不是主要的論元，而A1句主要的描述對象反而是原本主語往後移的賓語。

「非受賓語」是漢語句法中很特別的一種現象。為什麼會有A句這樣的現象呢？首先我們要問一個問題，是否一價詞都有這個現象？其實答案是否定的。

一價詞中例如**死了、病了、坐著、站著**等，大約都有這個現象，但諸如**畢業、結婚、游泳、吃飯**等動詞都無法這樣使用，因為這些一價動詞的後面絕對無法接賓語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只有後面能接「非受賓語」的一價動詞才會有這個現象。而且這些能接「非受賓語」的一價動詞，大約都是以單音節動詞接一個詞尾所形成的雙音節詞為主，諸如面所舉的「死了、病了、坐著、站著」。在這些詞中，「了」和「著」是它們的詞尾，而這些詞大約都是用來表主語的一種狀態，如果把它們移到賓語的位置，其語句的意義是不會變的，因為這時的賓語只不過是主原來主語的位移。有時雙音節動詞，在後面加了個詞尾，也可能有這個現象，但較不常用，常常是略帶詩歌性質文學性用法，例如：

＊ 新冠來了！發燒了弟弟！咳嗽了姐姐！我們一家都不平安。

「發燒」和「咳嗽」都是一價動詞，但加了「了」這個詞尾以後，後面接了賓語就成了可能了。但是這樣的用法非常態。

**四、帶賓語的形容詞**

其實漢語中還不只帶詞尾的一價動詞有這種現象，就是帶了詞尾的形容詞也有這個現象，例如：

E1：樹枝紅了蘋果。

E2：樹枝紅了。

這就是所謂形容詞帶賓語的情況。E1是蘋果紅了，但E2則是樹枝紅了。形容詞帶賓語是要有一些特殊條件的，不像二價及物動詞可以自由的帶賓語。單音形容詞帶賓語，一般在後面會有動態後綴的詞尾。例如以下諸句：

＊ 紅了杏桃、綠了芭蕉。

＊ 尖起小嘴。

＊ 直著嗓門叫。

＊ 苦了老王。

另外雙音形容詞也有機會帶賓語，例如：

＊ 繁榮了商業凋萎了農業。

＊ 純淨了山林優美了大地。

這和A句有著相同的情況。形容詞後面所加的賓語，其實是原來主語的位移。「紅了杏桃。」其實就是「杏桃紅了。」漢語的形容詞是可以獨立擔任謂語的，「杏桃紅了。」這句話主語就是「杏桃」，而「紅了」就是它的獨立謂語。

我們也可以說，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形容詞一但加了動詞常用詞尾，就「動詞化了」，因為「了」把表狀態的形容詞拉開了「時間軸」，於是在時間軸上的狀態改變就具有了動詞的效果，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看成是準動詞，它是表一種狀態，所以會表現得和帶詞尾的一價動詞一樣。

**五、再論ABCD句的現象**

我們現在回到A句來討論，A1：老王死了老婆。A2：老王死了。在A2句中，死的是老王，因為「死了」本就是表一種狀態的一價動詞。但在A1句中，主語、賓語具全，這時的解讀會將賓語系屬於動詞，而「老王」成了一個非必要論元，當然死的就是老婆了。

我們回到C句的討論，雖然「殺了」是一個二價動詞，但是在一定的語境之下，C2可以解讀為「王壞被殺了」。原來二價詞是不太有這個機會的，但是「殺了」這個二價動詞帶了一個詞尾「了」，使得「王壞殺了」，在一個特殊語境中，例如有人問「殺了王壞没？」，有可能解讀成為「王壞被殺」的理由。

所以我們舉了D句，用了「殺死」這個二價詞，D2：「王刀殺死」這句除了被解讀為語意不完整之外，已經不可能被讀成「王刀被殺死」了。

但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，是否只有一價動詞才可能具有A句的現象，二價動詞就没有嗎？答案也是否定的，有些二價動詞也有這個現象。

**六、二價動詞的現象**

如果只有一價動詞有A句的現象，或是二價動詞帶詞尾，部分的表現出A句的現象(諸如C句)，那事情就不複雜了，但是事情恐没有那麼簡單，因為在二價動詞中，除有些帶詞尾的動詞，在特定語境中有這個現象之外，有些二價詞不待語境的介入，甚至不帶有詞尾，自身就有這個現象，這情況令人苦惱。例如以下F句：

F1：台灣隊大敗巴西隊。

F2：台灣隊大敗。

這兩句話又常被拿來和以下兩句對比：

G1：台灣隊大勝巴西隊。

G2：台灣隊大勝。

F1句中大敗的是巴西隊，F2句中大敗的則是台灣隊。「大敗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二價詞，因為F1中的「巴西隊」是一個真正的受事者。但是為什F1和F2會如此的不同。這現象和A句「老王死了老婆」一樣，如果有賓語，賓語就是主要描述的對象，一但没了賓語，主語就是動詞所描述的對象，所以F2句中台灣隊敗了，而A2句中老王也死了。前後產生語義上的極大差異。

但是F句和G句的對比會嚇壞很多人。因為G1和G2的意義相同，但F1和F2的意義則是相反的。到底在大勝和大敗中間發生了什麼事？還有其他二價動詞這樣的嗎？還是「大敗」只是特例？

和有「大敗」相同現象的動詞在漢語中較少但並非特例，例如以下諸句：

H1：小東為難小華。

H2：小東為難。

(H1為難的是小華，但H2為難的則是小東)

I1：小莉轉了轉筆。

I2：小莉轉了轉。

(I1是筆轉了，而I2則是小莉轉了)

J1：小明嚇著阿芳。

J2：小明嚇著。

(J1害怕的是阿芳，J2害怕的則是小明)

因為這幾句的賓語都是受事者，所以這些都是真正二價詞，但也都出現了同A句一樣的現象。這些動詞一方面可以是及物的動作，同時也可以用來描述一種狀態，所以當它們不接賓語時，就直接是主語狀態的描述。而接賓語時，就作用在賓語之上。

但是們若把F句和G句比較，在G句中的「大勝」也是一種狀態表述，為什麼和F、H、I、J都表現得不一樣？到這裡，我們得思考一下二價動詞的方向性問題。「大勝」這個詞和D、F、G、J的動詞一樣，當没有賓語時都可以用來表示主語的一種狀態，但是「大勝」和D、F、G、J類的動詞有一個很大的不同。我們且看以下的例句：

F1：台灣隊大敗巴西隊。

F1-1：台灣隊使巴西隊大敗。

F2：台灣隊大敗。

F1和F1-1的意義是一樣的，在F1-1中我們用了「使」這個介詞，把賓語提汲出來，放在了動詞的前面，再將賓語轉介給動詞。在F1中，「大敗」是個「使動式」的用法，所以可以寫成F1-1，但只要没有賓語時，在F2句中，「大敗」就成了「自動式」的用法，這就使得描述對象轉成了主語。這種狀況，我們可以說「大敗」這類二價動詞之所以會表現得和一價動詞的A句有一樣的現象，那是因為這類動詞身具「使動」和「自動」的兩層意義。

我們再看一個例子，J句中的「嚇著」也有著一樣的情況：

J1：小明嚇著阿芳。

J1-1：小明使阿芳嚇著。

J2：小明嚇著。

我們用「使」這個介詞將「阿芳」提到前面，再將「阿芳」轉介給了動詞「嚇著」，其意義與J1不變，很明顯的可以看出，「嚇著」原在J1句中其實是個使動式動詞。但是當到了J2時，「小明嚇著。」這句話「嚇著」明顯是描述小明的，所以這裡的「嚇著」其實是自動式的用法。

如果我們將這個做法用之於G句，就能很清楚的看到它的不同：

G1：台灣隊大勝巴西隊。

G1-1：台灣隊使巴西隊大勝。(╳)

G2：台灣隊大勝。

G1-1的說法和G1、G2並不相同，G1-1勝的是巴西隊，而且依G1-1的句義，好像在暗示台灣隊打假球。意義實在是相差太遠了。

G1句無法被說成「台灣隊使巴西隊大勝」，所以當說「台灣隊大勝」時，和「台灣隊大勝巴西隊」其意義並没有什麼不同。那是因為「大勝」這個話只能是自動式用法，它没有使動式的用法。雖然「大勝」和「大敗」同是二價詞，看起來很是相似，但是細究起來竟是有這麼大的不同。

所以我們可以說，在漢語帶賓語的語句的解讀中，賓語總是談論首初的對象。無論用的是一價動詞或是二價動詞，只要賓語出現，一定是首先被描述的對象。這和漢語的分配方式有關，漢語的重心分配是由右往左，這有別於英語的由左往右。舉例來說：

漢語：我在圖書館讀書。

英語：I read books in the library.

在這兩句漢、英語中，「圖書館」其實是個非必要論元，而「讀」這個動詞的主要論元其實是「書」，漢語會將主要論元往後押，英語則否。

所以漢語一般而言，位置偏後的詞是較具重要性的，這就是當非受事賓語出現時，一價動詞會捨棄主語，而作用在賓語之上。而二價動詞就會採取「使動式」的解釋，因為這是二價動詞的本色。當然我們可以說二價動詞不管是否具有自動式，或是只有使動式，只要接了賓語，其動詞一定優先作用在靠後的賓語之上，而且都是採取使動的解釋。但是一但缺了賓語，那就要看狀況了，設若謂語可以表一種狀態，而且動詞既可以「自動式」解釋也可以以「使動式」解釋，那麼主語就變成被描述的對象了，動詞自動採取自動式的解釋，於是就會出現A句、F句的狀況，這時就會出現語句意義逆轉的現象。但是如果這個二價動詞只具有自動式，一但缺了賓語，作用於主語之上的動詞，依然保持自動式的方式解讀語句，則句義不會逆轉。但是也有些二價動詞只具有使動式，其作用只能是對賓語的使動，這時如果缺了賓語，句子和語義就會出現不完整的現象。

由以上分析，我們大約可以將二價動動詞分成三系，我立表如下：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二價動詞三系表** | | | |
| 類別 | 自動式 | 兼動式(具自動與使動) | 使動式 |
| 例詞 | 大勝  打勝  喜歡  效忠 | 大敗  嚇著  為難  轉了 | 殺死  監視  打擊  寫下 |
| 說明 | 省略賓語不造成異義。  無法使用介詞提取賓語。 | 省略賓語造成異義。  可以使用介詞提取賓語。 | 省略賓語則語句意義未完成。  無法使用介詞提取賓語。 |

**七、歧義**

另外，有些句子表現得如A句的現象，但其實和前面的一價詞無關，也和二價詞的三系無關，例如以下K句：

K1：小明笑了大華。

K2：小明笑了。

K句看起來有如A句一般，但是其發生的原因是因為「笑了」這個詞有了歧義。K1句中的「笑了」是嘲笑的意思，但是K2中的「笑了」則是笑容的意思，兩者根本上可以看成是兩個詞。K1使用是二價動詞，而K2使用的是一價動詞。

**八、三價動詞**

最後我想討論一下三價動詞。三價動詞一般是帶雙賓語，所以有人又稱之為雙賓動詞，事實上雙賓動詞並非都是三價的，那是因為有些雙賓詞其實是二價詞的擴展式。一般典型的三價詞大約都是給與動詞，例如：

L：我給您二枝筆。

在L句中主語是「我」，賓語有兩個，一個是「您」，一個是「二枝筆」，我們一般稱「二枝筆」是第一賓語，而「您」是第二賓語。之所以說雙賓動詞有些是二價詞的展式，我們且看以下的例子：

M：你砍了他兩刀。

在M句中，「砍了」是一個二價詞，但是在這句中卻有二個賓語，一個是「兩刀」。一個是「他」。有關於二價動詞的問題，我們在前面已討論了，這部分我們要討論的是真正的三價動詞。

三價動詞的雙賓語都是必要論元，只要少了一個賓語，除非是語境的補足，否則即是語義不完整。例如L句，如果說話的人只說「我給您」，但「二枝筆」是以動作補足，遞上了兩枝筆，語義就算完足了，但如果没有語境的補足，「我給您」就成了不可解了。

但是由二價動詞擴展的雙賓形態則不會有這種狀況，例如將M句簡化成為「你砍了他」，並不會造成語義不完足的情況。所以說所謂的三價動詞指的是該動詞所接的三個論元，都是「必要論元」才算是真正的三價動詞。漢語常見的三價動詞有：給、送、借、贈、贈送、告訴、教、寄、賣、還等。

在我們討論的A句現象上，三價動詞是否有這種現象？造一些句子來檢查一下：

L1：我給您二枝筆。

L2：我給二枝筆。

L3：我給。

N1：我教您英文。

N2：我教英文。

N3：我教。

由以上兩個例子，我們可看到無論是省略了第二賓語，或第一賓語，句子的意義都是不變的，我們只能說省略的部分如果没有語境補足，會造成語義不完整。不過在三價動詞中有一個需要特別討論，因為它表現的和其他動詞不同。我們且看以下的例子。

Q1：我借他三萬元。

Q2：我借三萬元。

Q3：我借。

Q1句和Q2句的語義並非完全一致，因為Q2句的「我」雖在主語的位置，但有可能是施事者，也可能是「受事者」，如果相對於「你要借他多少錢？」和「你要向他借少錢？」兩句方向不同的提問，都可以使用「Q2：我借三萬元。」這一句回答。但是如果是回答前句，「我」就是施事者。如果是回答後句，「我」就是受事者。這個情況只有「借」這個三價動詞如此，其他的三價詞並没有，我們造句如下：

我贈送(他)一本書。

我告訴(他)一件事。

我教(你)數學。

我寄給(他)三份文件。

我賣(他)三顆蘋果。

我還(你)三萬元

所以說「借」是個特例，在三價動詞中，只有「借」有可能出現A句的現象，但是並非完全一樣。因為A1：老王死了老婆。和A2：老王死了。語義絕對不同，一句是死老婆，一句是死老王。但是Q1：我借他三萬元。Q2：我借三萬元。語義有可能相同，其產生語義分歧的最大原因是因為省略了賓語，如果賓語完整，就不會出現分歧了，例如，如果我們再造一個句子Q4：借我三萬元，雖然没了主語，雙賓語具足，語義不會產生游移。有人稱「借」這個三價動詞具有「雙向性」就是它這個有別於其他三價動詞的特性。

**九、結論**

本文從A1句：老王死了老婆。和A2句：老王死了。的語義不同出發，討論了在一價動詞、二價動詞和三價動詞中，各有没有這個現象？並對這個現象做了分類，同時探尋其中的原委，希望透過清楚的剖析，能讓問題明白的展開，其最主的目地是要為華語教學而服務。我一直都不是華語教學第一線的實踐者，但我對第一線工作會遇到的問題深有感受，也對第一線工作者抱持著欽佩和尊敬的心。希望這些說明，能讓第一線的華語教學實踐者有一個思考的方向，能讓教學工作有較好的效果，是我衷心的期盼。